

July 2014

The Knowledge Generation of Theory and the Inner Logic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Hongqi Y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g, Hongqi. 2014. "The Knowledge Generation of Theory and the Inner Logic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4): pp.18-2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4/1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理论的知识生成与中国文论的建构理路

杨红旗

摘要:理论的知识生成既包括理论本身作为学术知识是如何生成的,又包括理论作为学术方式如何生成知识。理论本身作为学术知识是在跨越学科、语言与文化边界的过程中得以生成的。理论生成知识的学术方式是兴于文学、立于文化、成于后现代。在此语境中,中国文论的知识建构经历了从理论说汉语到汉语理论的知识生成理路。

关键词:理论; 知识生成; 中国文论

作者简介:杨红旗,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论与美学研究。本文系西华师范大学创新团队文艺影像传播研究(CXTD 2013-15)项目成果。电子邮箱:okyanghongqi@163.com

Title: The Knowledge Generation of Theory and the Inner Logic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bstract: The generation of the knowledge of theory refers to both the theory itself as academic knowledge and the theory as knowledge-generating academic discourse. Theory as knowledge is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border crossing between discipline, language and culture, while knowledge-generating theory starts with literature, is established in culture and bears fruits in post-modernity. In this context,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ollows the trajectory from theory in Chinese to Chinese theory.

Key words: theory; knowledge generatio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uthor: Yang Hongqi,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Email: okyanghongqi@163.com

一、理论的学术之名

1949年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的《文学理论》、1983年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和2006年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这三部论著都是围绕“理论”的主题展开,但其“理论”的所指内涵不同,其所关涉的文学知识建制有别。

韦勒克和沃伦的著作以“Theory of Literature”为名,强调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韦勒克所论的文学理论“通常被理解为总体文学或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它旨在

反思文学的条件,以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条件。它是批评的批评或元批评”(Compagnon 11)。纵横文学学术的各个分支,特别在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韦勒克,是以现代分化的方式建构文学知识系统。他区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者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但这种说明只有基于一种文学理论,并采用通行的术语,才有成功的可能。文学理论,是一种方法上的工具,是今天的文学研究所亟须的”(“批评”8)。

研究原理、范畴与标准的文学理论是文学知识大厦的基础,因此韦勒克特别强调只有借鉴一种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才能为人理解(“近代”

1)。文学研究如果不决心把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和产物中的一个学科来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来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韦勒克,“比较”30)。

韦勒克和沃伦的著作《文学理论》曾经长期作为这里或那里唯一的教学源泉;它建立了文学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提出描述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体系层次的方法(昂热诺4)。文学的独特性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是文学知识的生成基础,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鲍·托马舍夫斯基于1925年就在《文学理论》中开始关注文学性以开创文学现代知识。“现代理论性的努力,通过优先考虑特定范围的现象,通过为研究这些现象而建立的特定方法论原则,造成了学科构成的狭隘性,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在试图提高学科的活力”(克莱恩128)。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的命名包含了以文学为对象、以理论为方法的设定,这种对象与方法设定建立在一系列区分之上:即文学理论与科学、文学理论与诗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及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区分。

伊格尔顿1983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导论》以“Literary Theory”为论题,其首先宣称“这本书所欲证明的正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下述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亦即,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本书中所勾勒的任何一种理论,从现象学和符号学到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并非仅仅与‘文学’作品有关。相反,它们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二十世纪”3)。韦勒克《文学理论》建构文学性核心论题与文学研究方法论论域,而伊格尔顿称这种文学理论是一种幻觉:“所以说它是一种幻觉,这首先意味着文学理论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支,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把它同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的与社会的思想充分地区分开来的单一性或特性;其次,它还意味着,它希望把自己区分出来——紧紧抓住一个叫做文学的对象——这是打错了算盘”(“二十世纪”206)。伊格尔顿强调“我是以论证文学的不存在来开始本书的。文学不存在,文学理论又怎么能够存在呢?任何理论都可以通过两种熟悉的方法来为自己提供明确的目的和身份。或者它可

以通过它的特殊研究方法来自我界定;或者它可以通过它所正在研究的特定对象来自我界定。任何想从特定方法的角度来界定文学理论的企图都注定是要失败的。[……]从方法论上说,文学批评是一个‘非学科’(non-subject)。而如果说文学理论是一种‘元批评’(metacriticism),即对于批评的批评反思的话,那么结论必然是,文学理论也是一个非学科”(“二十世纪”198-99)。

theory of literature 与 literary theory 具有不同的内涵,韦勒克与伊格尔顿的不同论述使得人们意识到应该将“文学本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与“文学分论”(Literary Theory)加以区别;前者有关文学的基本性质与功用,后者关乎文学的不同方面,例如形式、类别、风格和技巧。这两者理论对于文学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加以处理:一是属于本体论的(ontological),另一是属于现象论的(phenomenological)或者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刘若愚1-2)。

更进一步看,韦勒克意义上的理论是指原理、范畴与标准,其文学理论是指关于文学本身的观念系统与知识体系。它是本体论域建构的现代文艺学知识,是进一步落实在文学论题范围的哲学美学式知识生产方式。theory of literature 是包罗万象的理论,而 literary theory 是理论的各式各样。伊格尔顿强调从雪莱到诺曼·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强调与其说文学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二十世纪”196)。伊格尔顿意义上的理论是指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实践,其文学理论是指文学知识的建构方式与生产实践。它是历史视野审视下的现代政治信念与价值标准冲突,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文学知识生产方式。

韦勒克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针对文学实践之纷繁复杂而建立知识统一与知识系统,他注重的是必须首先区别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种艺术;而文学研究,如果称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也应该说是一门知识或学问。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的对立与区分,是其文学知识生成的基本场域。“theory 与 practice 二者间的区别或对立是可以被超越的。这种观点可以从各种形式的语汇看出,例如 informed and conscious practice(具有明显理论色

彩的实践)与 theoretical practice(理论性的实践);后者主要的依涵被归类为 theoretical,也就是现代批评家所称的 theoretician”(威廉斯 490)。伊格尔顿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就是这种理论性的实践。乔纳森·卡勒论述了文学理论既不是任何一种专门的理论,也不是概括万物的综合理论。有时理论似乎并不是要解释什么,它更像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当代”1)。

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与卡勒《文学理论简论》都是以文学理论为题,而在论述之中以理论为关键词。理论的命名更能显示其所论述对象的知识内涵与知识生产方式特质。“‘理论’表示着我们那些为知识分门别类的经典方式现在已经由于种种实实在在的历史原因而陷入麻烦。但它既是这一瓦解的一个揭示性的征候,也是这一领域的积极的重新安排。理论的涌现提示着这样一点,即由于某些很好的历史理由,那些以人文学科为我们所知的学科已经不能再照它们所习惯的样子继续下去了”(伊格尔顿,“二十世纪”243)。

2006年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显示了作为学术专名的“理论”。以接受理论成名的伊瑟尔论述“怎样做理论”(How to Do Theory)论题,这显示了理论的文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学术自觉。伊瑟尔从接受美学的理论立场出发,强调理论的多样性,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所有这些理论背后是否有一种普遍的潜在规律在起作用。事实上大多数理论都认为艺术在接受者那里才能得以完成。同时他又走出接受美学的界限,开拓理论的开放空间,关注到理论使我们产生一种相悖的需要,即理论用认知的语言去理解某种在本质上无法认知的事物(伊瑟尔 201)。理论既是其论述的对象,又是其论述本身的特性。从韦勒克《文学理论》到伊瑟尔《怎样做理论》呈现了文学知识的生成方式转变。假如说文学理论假定了人性和价值的普遍性的话,那么,理论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些范畴的普遍存在,充其量不过是语言的社会建构产物而已,如果说文学理论强调审美和艺术的超然价值的话,那么理论则彻底揭穿了所谓审美和艺术价值乃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说文学理论相信自身是一种客观公正的对文学的探究的话,那么,理论则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周宪 85)。

伊瑟尔强调理论将艺术从哲学美学加于其上

的整体性概念下解放出来,从而揭示了内在于单个作品的诸多不同方面。理论并没有详细阐明艺术最重要的定义是什么,相反,却展现出艺术的方方面面,其外延在不断拓展;作品的本体性整体被多元化了。每一个理论都将艺术纳入到一种认知框架之下,而这一框架又必然对作品的理解加以限制。一种概念所遗漏的方面,往往会被另一种方法所吸纳,而后者当然又会产生本身的局限,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非但能够解释理论的多样性,而且还能够让我们体验艺术最终的不可完全把握性(伊瑟尔 4-9)。卡勒论证理论在各种不可避免但又不会得出任何综合结论的不同因素之间变换视角;理论能够提供的不是一套结论,而是为新思想的出现开拓视野。它要求我们做的解读工作,是对预测提出挑战,对你赖以进行研究的假设提出质疑(“当代”125)。伊格尔顿论述的是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理论之后》213)。从一元论的本体之学走向多元对话的主义之论,在新世纪之交呈现出了理论的学术自觉与论题成型。

二、理论的知识生成

史蒂文·纳普和沃尔特·本·迈克尔斯的《反对理论》一文审视理论的观念内涵与功能效应,提出“整个批评理论的构建都是误导,应该放弃理论”(Knapp and Michaels 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关注到,“现在,我们渐渐有了一种直接叫做‘理论’的书写,它同时都是或都不是那些东西。这种新的话语,通常与法国有关,而且被称作法国理论,正在逐渐扩展并标志着哲学本身的终结”(2)。

从反对理论到命名理论,1982年的这两篇文章从观念内涵、知识形态与现象特质的不同角度塑造了理论的面貌。“理论”是来自欧洲的新方法所激发出来的各种体系的公用标签,理论松散的学科互涉性包括整合来自人类学、艺术史、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社会和知识分子历史、社会学等的方法和实践(克莱恩 159)。在美国实用主义背景中,罗蒂、詹姆逊与卡勒论说理论是哲学的终结,是跨越性、分析性、批判性与自反性的元话语。理论的知识合法性获得建制,进一步看,理论的自觉兴于文学、立于文

化、成于后现代。

理论兴于文学就是指理论因文学而起,以文学性为问题起点与扩张动力,获得比较文学的学科建制。理论是在美国语境中生成的法国思想与文学论题联姻。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系师生开始读德里达与福柯。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文学理论”形成了(Rorty 64)。随着欧洲的研究方法输入进来,许多人认为是振兴新批评方法枯竭的希望所在,最早回应、最热衷于新理论的美国批评家、历史学家、理论家,主要分布在英语系、现代语言学系和比较文学系(克莱恩 133)。

作为振兴“新批评”方法枯竭的希望所在而被引进的欧洲新方法本身也在法国语境中被称为新批评。“法国大学及大学之外对于文学的理论思考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初,以罗兰·巴特为代表人物,发展于60年代,通常都反对文学研究的传统观点。1968年5月事件之后的大学课程改革一般都考虑到了文学理论问题,然而还没有把文论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随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聘任罗兰·巴特、A·G·格雷马斯、G·热奈特,法兰西研究院先是通过聘任罗兰·巴特,后又聘任了伊夫·博纳夫瓦,这些学者对建立文学理论的教学作出了极大贡献”(昂热诺 4)。文学性问题与文学研究方法反思使文学理论进入了大学课堂。文学性问题使得理论成为跨越动力,促成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建制。文学理论被设定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结构之中,因为作为跨语言、跨民族和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总体上似乎比民族文学研究更易于滋养普遍概括性的理论思考。正是文学塑造了理论,文学性问题使理论的言说能力获得跨学科动力,并生成理论言说方式的文学性特质。所以,罗蒂的建议是,从极端意义上来说,理论的模型应该就是文学本身:用文学生产自身的方式来生产理论和哲学(埃斯特拉达 18)。

理论立于文化是指理论把自己的对象确立为文化,同时建构自身作为文化的功能作用。正如卡勒所言,“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个理论是关于什么的‘理论’,那么答案就是:它能说明实践的意义,能创造和再现经验,能建构人类主体——简言之,它就像是最广义的文化”(“当代” 45)。理论是文化资本焦虑的学术转化,它一方面以批判文化资本的方式确立

了文化资本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以文化资本化方式建构理论自身。“20世纪60年代既令人窒息又活跃时髦。有过对综合知识、广告和商品至高无上权力的焦虑。几年以后,检验所有这一切的文化理论自己也成为另一浮华商品之虞,成为高价倒卖自身符号资本的一种方式”(伊格尔顿,《理论之后》38)。因此,詹姆斯强调关于理论并不只是用来描述一种特定风格的另一个话语,它也是一个时期的概念,其作用是把文化上新的形式特点的出现,联系到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的出现——即往往委婉地称之为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观(spectacle)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詹姆斯 3)。

以消费而不是以生产,以形象而不是以现实,以媒介而不是以纺织厂为中心的新型资本主义正是文化本身正变得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现在的问题就是文化本身问题化,因为文化在超出孤立的艺术作品而进入语言、生活方式、社会价值、群体认同这些领域之时,不可避免地要与有关全球政治权力的种种问题相交叉。因此,伊格尔顿强调,如果说文化理论倾向于以自身挤开政治行动,那么它也提供了一个空间,其中一些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可以在一个不利于它们的气候之中得到培养(“二十世纪” 242-43)。

“激进文学研究的‘政治’姿态,从最坏的角度看,是残余团体的矫揉造作;更典型的是,它把对‘颠覆’通常事物的奇幻信念与对革命观念的明显鄙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可以成为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变异的信条。在这一亚文化的中心耸立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就,即不论有何种信仰的人们都不会设想的东西:一个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其体制性的名称叫做‘理论’”(马尔赫恩 19)。作为一种亚文化的理论,不仅以反文化的方式实现其批判功能,获得其社会空间,同时促成了知识分子的身份重塑。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词语可以用来形容像他们这类思想家,这也是“理论”这个相当模糊的字眼会存在的原因之一。很难将他们的工作加以归类这一事实,则是理论这个词汇的核心意义(伊格尔顿,《理论之后》79)。理论的知识形态与批判功能塑造了其自身的能量与文化惯性,“类似的惯性可以保证2050年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仍然会有一个‘理论’部分”(Rorty 65)。

理论成于后现代是指理论是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产物,同时又是塑造后现代精神内涵的文化力量。“文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和资本主义几乎浑然一体了。这确实是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伊格尔顿,《理论之后》48)。在社会转型、政治运动转变的背景下,理论在跨界过程中自塑其意义视野与对话结构,实现了其主义冲突的意义建构与对话场域。理论的跨界不仅包括以文学性话语为基点跨越了学科的界限,以文化塑造为契机跨越了学术与政治、资本与文化的界限,更以后现代跨越现代的界限。后现代意味着现代的结束,而这里的现代是指那些关于真理、理性、科学、进步、普遍解放的宏大叙事,这些东西则被认为是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思想的特征。对于后现代来说,这些被痴爱着的希望不仅仅只是已经被历史地证明为不可信任的而已;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些危险的幻想,因为它们把历史的种种丰富的偶然性捆进了概念的紧身衣(伊格尔顿,“二十世纪”235)。正是理论生成后现代的观念内核,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异名同构。“如果所有的理论,就像有些人所怀疑的,天生就都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局部性的、部门性的、从主体出发的、依赖个人经验的、审美化的、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的和全知性的。理论,在已经解构了几乎其他一切之后,似乎现在也做到了把自己解构了”(伊格尔顿,“二十世纪”227)。

兴于文学、立于文化、成于后现代,既是理论的知识生成过程,也是理论的知识生成方式。从生成知识的方式看,理论的知识生成是文学激发的理论实践。“有鉴于文学以全部人文经验为其题材,尤重于经验的整理、解释和连接,诸色纷呈的理论工程之受益文学,其结果亦有似于关于文学的思考,便非事出偶然。[……]文学的综合性,使它有可能将一切竞新斗奇或骇人听闻的理论,纳入文学理论之中”(卡勒,“论解构”4)。文学激发的反思及元交流特性,开放了理论家的视野。“如果文学是一种脱离了语境,与其他功能和目的脱离的语言,那么它本身就构成了语境,这种语境能够促成或者引发独特的思考”(韦伯26)。因此,理论生成的知识中文学理论占据中心位置。

同时,理论的知识生成是文化建构的政治活动。正如伊格尔顿强调的,对类似女性主义的种种运动而言,广义的文化不是多余的东西。相反,它是女性主义政治要求的中心,是表达这些要求的价值、言语、形象、经验和身份。它们是政治斗争的唯一语言,一如它们在所有的种族和性政治中。从长远来看,感觉的方式和陈述的形式与提供儿童保育和同工同酬一样重要。它们是政治解放方案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理论之后》70)。

理论的知识生成方式是后现代的主义之学,其知识生成不仅意味着文艺知识地方化、小写化与去分化、空间化,更意味着主义冲突化与不可终结性。“一种有能力的批判实践似乎总是以集中探讨创作/阅读过程中的一个特别的方面以便形成某些基本的理论假设而开场的。批判理论中这种一面倒的情形向我们暗示,想要形成一种完整的、面面俱到的、满足各种批评实践的理论模式是绝对不可能的”(塞尔登2),只能在各种不可避免但又不会得出任何综合结论的不同因素之间变换视角。由此说来,理论能够提供的不是一套结论,而是为新思想的出现开拓视野。它要求我们做的解读工作,是对预测提出挑战,对你赖以进行研究的假设提出质疑(卡勒,“当代”125)。人们可以看见反对恰恰是理论内部发生的反思性批判,理论内部存在着反对自身的动能。在后的理论总是存在着对在前的理论的抵制和反思批判,在其反思性的基础上才有新的理论学说展开的可能性,这才是理论构造自身的动力和合法性所在(陈晓明9)。理论的后现代生成召唤着小写个体的自我激活,召唤着进入理论场中的对话的整合。理论追求的“是对任何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的批评,是要说明那些被认为,或者被指定为自然的事物其实都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韦伯15)。理论生成知识不是把握真理,而是去完成知识的选择与区分,为有志于探索者开启道路与方向。

三、中国文论的建构理路

“中国文论”之名出现在1986年彭立勋、曾祖荫等的《西方美学与中国文论》与1999年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之中。在中与西、美学(诗学)与文论的对应中设定论题,具有相似名称的两本论著从不同观念立场塑造“中国文论”的

知识存在。

《西方美学与中国文论》为青年读者提供基础知识而编写,其编者提出“本书分别从西方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有影响的著作和观点,加以介绍和分析,既照顾了史的系统,又注意突出重点。一册书在手,即可以通观西方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概貌”(彭立勋 曾祖荫 1)。*《西方美学与中国文论》*把从柏拉图到克罗齐、孔子到王国维的理论命题并列起来,其一方面从理论的知识形态上同化克罗齐的美学命题与王国维的文论判断,另一方面在理论的知识来源上区分西方与中国。

与理论通观视野中区分知识来源之名的“中国文论”不同,1999年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关注“道行殊途: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其强调“‘文论’与‘诗学’分别作为前全球化的‘中国现象’和‘西方现象’标识出此一时代不同地域思想文化间的深刻差异。在一种相对封闭的时空界域内,中西方有关‘文’和‘诗’(文学)的思考是那么不同,以至于我们不能轻易去掉‘中国的’文论和‘西方’的诗学这种前置性地域限制。事实上,正是这种地域性差异为我们返回文论和诗学的历史性事情本身提供了路标。中国文论的‘文’与西方诗学的‘诗’指述两大意识系统的意向对象,同时也指述两大思想话语的论述对象。此一对象的不同建构和设定规约着‘文论’与‘诗学’不同的结构性路向,从而导致了根本的结构性差异”(余虹,“中国”13)。从知识对象、知识结构、知识思路等方面,《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所塑造的“中国文论”是前现代性、地方性、差异性的文艺知识结构特质与组织形式。

1937年许文雨的*《文论讲疏》*、1948年程会昌的*《文论要论》*早有“文论”之名,但与西方对话自觉的语境中,文论的命名显示着新的意义。“针对时髦又古怪的西洋理论,中国学者一一摸着石头过河。继而本着拿来主义,约定俗成,呼为文论。在我看来,‘文论’这名字因其简约,反而包容:[1]它彰显西方人文学学术变革,[2]它强调文学与文化理论混合,[3]它借《文心雕龙》之文,指向西洋新学与中国文化之互动”(赵一凡 409)。这种互动不仅是命名上的,更具有西学面向东方,寻求对话,补充资源的知识创新指向。

从“文论”到“中国文论”的命名变化显示了

对话自觉中的身份自觉,强调的是文艺知识的生成性特质。2004年牛月明、王小强的*《中国文论:创新与重建》*中“中国文论”的命名方式所显示的不仅是文艺知识的来源性特质,还是文艺知识的结构性特质,更是一种生成知识的学术特质。从外延看,中国文论指的是中国语境中的文艺知识生成。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及本世纪初,中国文论学界的一个渐渐明朗的思潮,即“去西方中心主义”。求用和求实这相互歧异的两种学术取向在这一思潮中的联手合力,有利于从单一的知识逻辑中解咒,有利于本土文学思想传统的强调,有利于参与当代文化实践,有利于中国文论在21世纪的正名(胡晓明 5)。正名所成的“中国文论”不仅是历史观念的文献遗存,还是知识生成的现象还原;不仅是既存文艺知识的类别划分,更是生成文艺知识的为学之路。“作为一门有待建构的学科,‘中国文论’应该是从中国的问题出发、从中国文论的传统出发、从中国文论已有的话语方式出发,来建构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可沟通、可对话性的文论,它在问题意识、知识领域、核心话语等方面与西方文论‘对待立义’、与中国传统文论‘互文见义’”(牛月明 98)。

在新世纪跨越中出现的中国文论命名自觉,是对中国语境中文艺知识生成的学术历史格局的批判与反思、调整与修正。以身份性为基础的中国文论建构,源于20世纪中国语境中文艺知识建构的对话自觉。正是从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张海明 186)。朱自清早就注意到“‘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评郭绍虞” 108)。

以“近世文学之义界”、依据“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参照“远西自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以来,迄于今日已独立之学科”的“文学评论”(陈中凡 5-9),陈中凡开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中国20世纪现代学术建构的产物。它是一门古代的学问,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与文学批评相关联的材料;它更是一门现代的学问,因为它是以受西方文化影响生成的现代学科体系中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结构方式去组织古代的材料。

在遭遇西方、走向世界的现代语境中,自觉自主的主体性建构是中国文论知识建构的内在问题。以西方观念为他者之镜,映照中国文论的自我影像,朱自清论“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25)。在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生成的历史材料之间的张力场中,形成了现代学者塑造中国文论的动力与资源。“回顾中国文论的百年历程,从世纪初的文学研究法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概论从混沌不明到两水分流,并在流淌的过程中不断接纳新的水源——中国现代文论和当代文论实践,随着20世纪90年代文论民族话语兴起,中国文论进一步‘问题化’,成为一个需要总体反思和对待的主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文论这一提法本身就是面对危机的反应,历史反思与着眼未来的思考是这种反应的两个维度”(时胜勋78)。

在遭遇西方的现代语境中,中国文论的知识生成从史论之学、概论之学走向后现代的主义之学。在近百年的学科分化背景中整合,中国文论追求的文艺知识生成,不仅具有跨界融通的学术方法特质,还有着释放失语焦虑、建构身份认同的文化塑造功能。从知识生成的角度看,中国文论所追求的文艺知识生成,是理论式的知识生成。沿着主义冲突、不可终结的理论路向,中国文论建构文艺知识地方化、小写化。后现代视域是中国文论知识生成的观念视野。所以,余虹指出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也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余虹,“再谈”118)。正是在后现代的观念视野与价值立场中,“中国文论”自觉自主的主体性得以塑造成型。

围绕着语言、社会、身份以及知识的不断思考,理论揭示的是“为世界编码并使世界得到理解的象征体系(语言与阐释)巩固了所有的文化形式及其权力结构和主体间的关系(社会身份);一个社会的构造,依次既生产出知识的体系,又是知识体系的产物,而这些知识体系意在将个体经

验和集体事务、目标和愿望联系起来”(卡瓦拉罗4-5)。沿着揭示身份历史性、知识地方性与语言本体性的理论之路,身份自觉与知识自觉的中国文论建构有待进一步迈向语言自觉。从内涵的角度看,中国文论指的就是汉语之思的论域建构。中国文论的内在理路是理论的汉语生成,百年以来中国文论的知识建构是从“理论说汉语”走向“汉语理论”的知识生成。

理论的汉语生成,是以理论说汉语为起点。理论说汉语是在发现理论、引介理论的汉语翻译过程中形成的。以“文学”、“本质”等话语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概论,理论扩展到汉语世界之中。詹姆逊注意到,“在60年代和70年代,理论很少,主要来源于欧洲,更确切地说,是经过英国转口而来的法国理论。所以在那时当务之急就是将这众多的欧洲理论引进到美国,这既包括法国的,也包括德国的。我想这点中国学者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后来在80年代,中国有类似的经历:发现理论和引介理论,尽管这次中介更多的是美国,但对象仍然是以法德为主的大陆理论”(何卫华 朱国华2-3)。

理论说汉语是中国文论知识生成遭遇西方、走向世界而建构主体性的起点。汉语翻译理论的最重要结果不是西方理论成果的普世化扩张,而是汉语言说能力塑造生成了现代汉语空间。“翻译和‘欧化’还是现代汉语知识生产本身的需要,是汉语进入‘现代’重拾自尊的惟一门径”(冯象183)。在此,现代汉语不是关于外来世界的客观描述,而是自我内在问题的自觉表达。“一般说来,语言能力只有在自己的母语中才能达到。这就说明,我们是用母语的眼光学会看世界,反过来则可以说,我们语言能力的第一次扩展是在观看周围世界的时候才开始得到表现的”(伽达默尔633)。正是在现代汉语的语言体系中让理论说汉语,同时现代汉语也是中国文论知识生成的塑身成型之场与不可逆转之路。

中国文论是中国语境中的文艺知识生成,文艺知识生成在汉语之中。“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学术思想不能忽视这样一种语言处境:现代汉语语义空间的二元构成。此二元构成指的是:有汉译西方概念语义的基本语词所构成的语义空间和由承续古汉语概念语义的基本语词所构成的语义空间。这两大语义空间同时并存于现代汉语世

界”(余虹,“中国”3)。汉语的现代历史生成了汉语的双重场域,对话的结构内在于汉语之中。中国文论的知识生成需要面对“将把现代汉语学术语汇与古代学术语汇种种矛盾呈现出来,把这些矛盾与现代汉语在解释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学术碰上的矛盾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学术合力,而让人全面思考现代汉语学术语汇的更新之路”(张法 48)。

理论的汉语生成,是以汉语理论为目标。汉语理论不仅仅是运用汉语译名来表达理论的内涵,而且应当指运用汉语自身的思想语汇进行理论的思考、创造、写作、表达。“其实如果我们想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从中挖掘出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现代人所习惯、所能理解的语言把古代那些智慧重述出来,用现代汉语去‘格’古典汉语的‘义’,即一种再创造,而不是现成地搬用古代的词汇”(邓晓芒 30)。汉语理论不是用汉语翻译的理论,而是汉语生成理论;汉语不是一种研究的对象,而是使研究得以成为可能的论域。汉语理论就是置身于汉语的意义场域之中生成理论的言说之路。

经历从理论说汉语到汉语理论,中国文论以汉语之思的论域建构为内涵,必须面对理论范式与汉语论域问题。中国文论的身份自觉不是国籍身份自觉,而是文化个体身份自觉。中国文论的知识自觉不是异质对立的文化封闭,而是理论场域中的对话对流。中国文论的语言自觉不是对象性与工具性的汉语使用,而是阐释能量与生存言说的汉语激发。中国文论是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扩张的产物,也是理论后现代重建的力量。中国文论的建构有待洞穿文化的隔膜与学科的隔离,有待突破现代问题的盲视与汉语经验的遗忘,并将在主体间性的文化自觉与对话结构的汉语场域中生成力量。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Angeot, M., et al.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Literary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 Shi Zhongyi, et al.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Cavallaro, Dani.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Trans. Zhang Weidong,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陈晓明:“越界与转向——2005年文学理论现状评析”,《文艺争鸣》2(2006):6-17。

[Chen, Xiaoming. “Transgression and Turn: A Critical Survey of Literary Theory Studies in the 2005.” *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2(2006):6-17.]

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中华书局,1927年。

[Chen, Zhongfan.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27.]

Compagnon, Antoine. *Literature, Theory and Common S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rans. Li Ping.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Trans. Lu Y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8.]

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社会科学战线》2(2004):23-30。

[Deng, Xiaomang. “Let Philosophy Speak Chinese: Talking from the Three Critiques of Kant.” *Social Science Front* 2(2004):23-30.]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Trans. Shang 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Wu Xiao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埃斯特拉达:“论罗蒂:回归人之维度”,《文艺理论研究》6(2009):12-20。

[Estrada, Rui. “On Rorty: Returning to the Human Dimens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ry and Art* 6(2009):12-20.]

冯象:《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Feng, Xiang. *The Mailbox of Kuankuan and Exodu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Trans. Hong Hand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
- 何卫华 朱国华 “图绘世界: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访谈录”, 《文艺理论研究》6(2009): 2-11。
- [He, Weihua, and Zhu Guohua. “Mapping the World: An Interview with Fredric James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ry and Art* 6(2009): 2-11.]
- 胡晓明 “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 《西北大学学报》5(2005): 5-15。
- [Hu, Xiaoming. “The Defini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De-West-Centralism’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5(2005): 5-15.]
- 伊瑟尔 《怎样做理论》, 朱刚等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 [Iser, Wolfgang. *How to Do Theory*. Trans. Zhu Gang, et al.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 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 《文化转向》, 胡亚敏编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The Cultural Turn*. Trans. Hu Ya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0.]
- 克莱恩: 《跨越边界: 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 蒋智芹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Klein, Julie Thompson.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i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Trans. Jiang Zhiqi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napp, Steven, and Walter Benn Michaels. “Against Theory.” *Against Theory*. Ed. W. J. 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刘若愚: 《中国文学理论》, 杜国清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 [Liu, Ruoyu.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rans. Du Guoqing.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5.]
- 马尔赫恩: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刘象愚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Mulhem, Francis.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 牛月明 “何谓‘中国文论’?”, 《文学评论》4(2008): 98-102。
- [Niu, Yueming. “What is Meant b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Literature Review* 4(2008): 98-102.]
- 彭立勋 曾祖荫 《西方美学与中国文论》。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 [Peng, Lixun, and Zeng Zuyin. *Western Aesthetics and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uhan: Hu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6.]
- Rorty, Richard. “Looking Back at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Haun Sauss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 塞尔登: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 刘象愚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Selden, Raman.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A Reader*.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时胜勋 “中国文论在中国的发生与其当代意义”, 《文艺理论研究》5(2008): 73-79。
- [Shi, Shengxun. “The Gest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China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ry and Art* 5(2008): 73-79.]
- 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杨富斌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年。
- [Weber, Max.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Yang Fubin.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999.]
- 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 杨自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
- [Wellek, Rene.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Trans. Yang Ziw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 : 《批评的诸种概念》, 丁泓、余徵译。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 [——. *Concepts of Criticism*. Trans. Ding Hong and Yu Zheng.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8.]
- : “比较文学的危机”, 《比较文学译文集》, 张隆溪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28-31。
- [——.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et*. Ed. Zhang Longx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2. 28-31.]
- 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词汇》, 刘建基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
-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 Liu Jianj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余虹: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思想战线》5(2005): 116-18。
- [Yu, Hong. “A Re-study of the In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Literacy Criticism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Poetics of the West.” *Journal of Sixiang Zhanxian* 5(2005): 116-18.]

- (2006):91。
- [- - - . "The Repressed Modernities." *Social Sciences Forum* 2(2006):91.]
-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 [- - - . *Lyrical Tradition and Chinese Modernities: Eight Lectures a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自序”,《新文学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 [Hsia, C. T. . "Author's Preface to *The Tradition of New Literature*." *The Tradition of New Literature*.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0.]
-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自序”,《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 [Yang, Yi. "Author's Preface." *A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Map Redrawn*. Beijing: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7.]
- :“文史哲三家畅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认识‘大文学观’”,《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7日B01版。
- [- - - . "The Great Literary View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21st Century from Literary ,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Guangming Daily* 27 Dec. 2000: B01.]
- 张志云:“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文艺理论与批评》4(2006):67。
- [Zhang, Zhiyun. "A Dislocated Imagin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 Wang Der-wei's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 - 1911*."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4(2006):67.]
- 郑闻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8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1(2004):14。
- [Zheng, Chuangqi. "From Hsia C. T. to Leo Lee Ou-fan to Wang Der-wei: A Narrative Line of Literary History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1(2004):14.]
-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6(2008):173。
- [Zhu, Defa. "An Evaluative System for Restructur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2008):173.]
- (责任编辑:王 峰)
-
- (上接第26页)
- :《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 [- - - . *Literary Criticism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Poetics of the Wes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张法:“现代汉语与中国美学史写作”,《厦门大学学报》2(2005):42-48。
- [Zhang, Fa.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the Aesthetic History of China."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2(2005):42-48.]
- 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Zhang, Haiming.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 [Zhao, Yifan. *From Lukacs to Said: Lecture Note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 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5(2008):82-87。
- [Zhou, Xian. "Literary Theory, Theory and After Theory." *Literature Review* 5(2008):82-87.]
-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学术文化随笔》,王丽丽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 [Zhu, Ziqing. "On Guo Shaoyu'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1." *Zhu Ziqing Academic Essays*. Ed. Wang Lili. Beijing: Chinese Youth Press, 2000.]
- :“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三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 [- - - .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Ziqing*. Vol. 3.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1988.]
- (责任编辑:王嘉军)